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十六回 旅店萍逢了宿緣

詩曰： 搖落天涯已十年，相逢不禁淚潸然，
當時擲果情同夢，此日牽裳意可憐。
四海萍蹤原有主，三生姻媾豈無緣？
雖然扳折長條柳，韻致風情覺愈妍。

倬然出了都門，即吩咐家人道：「我一路去，還要訪友，切不可說是河南新按院，只說做客的便了。」遂與尚義計議定了，先往莘縣看超凡，謝他居停之誼；再到棗強去會屈淵，訪問呂人表，就請他去作幕；然後再央屈淵往高唐打聽沈君章，要托山東按院拿他。此時遂竟往莘縣進發，不止一日已到。下了店，即問：「此處還是符知縣否？」店家答道：「半年前，已升河南開封府通判去了。原來薄通判，死於任所，就升了他去。」倬然暗喜道：「事有湊巧，看他怎生見我！」遂叫珍兒跟了，望東門外塵遠庵，訪超凡。不移時便到，見依然疏柳蒼松，板橋曲水，想起當年作寓之時，不覺感慨繫之！因口占一絕。詩曰：

青鎖橫塘楊柳煙，舊時風景尚依然。
當年吟遍殘蘿日，此際臨留未敢前。

到了庵前，只見門兒閉著。敲了兩下，裡面走出一個老僧來開門，見了倬然，便舉手請進，至佛殿上坐定。倬然便問道：「超凡師何在？」老僧道：「超凡是貧僧道友，已回首半載了。今回首後，貧僧即在此。」倬然大驚道：「他身邊並無徒弟，誰與他人龕舉火？」老僧道：「都是本地檀越主持的，如今貧僧立他牌位，朝夕拈香。」倬然即起身，叫他領至牌位處，倒身拜了四拜，站起來想著他的舊誼，不覺潸然落淚。老僧道：「超凡是江南人，聽相公聲音，也是江南，莫非是令親麼？」倬然道：「非親也。小生姓金，超凡雖是同鄉，然素昧平生。當年遊學至此，承他意氣相留，久寓於此。一別數年，今日特來看他，不想他已西遊，使小生徒抱人琴之感！」老僧道：「相公可為不忘其舊，難得難得！」倬然道：「不枉到此一番，超凡雖逝，幸老師在此，特奉白銀二十兩，早晚相懇，備些香燭，供奉他，也盡小生一點故人之誼。」說罷，即令珍兒送上。老僧收了，即要收拾素齋相待，倬然止住。因索筆硯，書一律於壁間。詩曰：

憶昔曾經借一枝，乾坤意氣屬吾師。
何當客夢初回日，卻是浮生未議期。
荒草未榮三尺墓，寒花猶發百年姿。
也知靈爽應相見，或在更殘人寂時。

書畢，歎息一回，又到各處看了一遍，觸物傷懷，不禁悽愴。就別了老僧回到店中，與尚義說知，因感念超凡，竟夜不快。

次日就往棗強發進。到了縣裡，天色將晚，石林還有三十里，不得趕到，就在東門外，尋了一店住下。倬然又吩咐家人道：「此處縣官姓王，是我同年，我不去見他，切不可走了消息！」家人應諾了。倬然在房裡歇息了片時，即到外面小解，解完了，轉來只見對門客房裡，一個女子，同著一個人攔了手，在那裡說說笑笑頑耍。仔細一看，那女子十分面善，這女子見倬然看他，也回頭端視，似有所思之態。倬然不好久看，就進了房，細想了一會，暗想：「這女子好像小鳳模樣，看他見了我，覺有驚疑之況，若說是他，卻是如何在這裡？即叫尚義去問店家，那女子姓甚、那裡人？尚義去問了來，道：「是本鄉的妓者烏媚娘。一個山西客人接來的。」倬然道：「這等說就不是他了，卻為何相像得緊？」尚義道：「老爺說甚麼相像？」倬然道：「這女子像我一個熟人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店家拉了張成去講話。須臾，張成進來道：「也古怪，那對門的表子，叫店家來問我們姓甚，那裡人。小的含糊回了他。」倬然沉吟道：「一發可疑了，他怎麼也來問我？其中必有緣故。心上好生鶻突，意欲再細認一認，那女子又在裡面陪客吃酒，不走出來。欲待叫他過來，覷面端詳，又礙著別人叫的表子，不好意思。即著張成去叫了店家來，問他道：「那對門房裡的表子，在那裡住？」店家道：「在西門外。相公若愛他，明早送那客人起身了，小人對他鴛兒說了，留下在此，相公頑一日便了。」倬然道：「好！你去與他說罷。」那店家巴不得多住一日，賺幾個錢兒，歡喜不盡的去了。當下吃了晚飯，睡了。倬然心上狐疑，一夜不睡，到得天明，即起來了。那對門客人果起身，店家即送那表子過來，道：「相公，我送媚姑娘來了。」倬然正在洗臉，洗完了，那表子已站在面前。兩個大家定睛一看，表子開口問道：「相公，可姓鍾麼？」倬然愕然道：「你可是小鳳姐？」那表子，即潸然淚下道：「我正是小鳳，這等說果是鍾姑爺了！為甚的我央主人家來問，又說姓金？」倬然見果是小鳳，驚喜相集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且慢慢與你說！」此時家人們見小鳳，叫他主人鍾姑爺，正不知其中緣故，只是呆看。那店家道：「原來相公與媚娘是舊相知，怪道夜裡他叫我來問。」倬然道：「當時在此經過，認得的，昨夜一時認不真了。」店家不知緣故，也不管這個閒事，應了一聲，自去了。倬然便打發了家人出去，獨留尚義在內，遂同小鳳炕上坐定，說道：「我昨夜偶然見你，因別數年，急切難認，正在孤疑，卻好你又托店家來問我，一發疑惑了，故今日又多住這一夜，要辨了真偽。不想果然是你，你却如何落在此地，可將別後之事，說一說。」小鳳道：「當初老爺犯事，即著我父親領了公子，躲在山東。後來，我父親賭錢，廢了家，因出外做買賣，不想涉在盜案監，在故城縣監裡。彼時沈君章只說去救我父親要使用，與我母親商議，將我賣了。彼時說那人姓烏，是真定府大財主，娶我為妾。那知道是個忘八，將我哄入娼家，流落此地了。當初我父親，原同沈君章在兗州府住，後因追究公子的信急起來，又同了沈君章遷至高唐州，開了飯店。不想你下在店中，我父親味心，與沈君章商議害你。我聞之心如刀割，又無法可救，虧你走了，又喜之不勝。今日天賜相逢，我尚有無數言語，一時說不盡。只是姑爺一向在何處，可曾到家？當初自從你出門之後，我何時不想，今日也將數年的事，對我說知。」倬然聽得他說父親與沈君章謀害的話，方省悟道：「當日我原疑沈姓與我無仇，為何要害我？那知是你父親的緣故。只是沈家屋裡，還有個姓王的，你可知麼？」小鳳道：「這就是我父親了，當時怕公子的事發覺，故此改了姓王。」倬然道：「數年疑惑，今日如夢方覺！」遂將本身的事，也大略說了一遍，只未說出做官的話。又問道：「你父親如今何在？公子可長大了？」小鳳道：「我曾央人去打聽，說我父親死於故城縣監內，母親就跟著沈君章，公子與高唐州州官一個鄉親，姓史的過繼去了。」倬然道：「那姓史的，那裡人氏？」小鳳道：「這卻不知，除非問那姓沈的方明白。只是我聞得沈君章，又搬往河南彰德府去了，所以我這裡一向音信斷絕了。」倬然道：「我如今竟要往河南，正好尋他。」小鳳道：「當初姑爺若肯收我在身邊，豈得落此一番火坑！」倬然道：「彼時實因你尚是處子，恐所願不遂，壞你名節，故不敢領你的高情。總是人生患難機緣，俱有定數，斷不可勉強的。」小鳳道：「往事休提，我幾年來做了浪裡孤舟，可憐受盡煙花之苦，今日萬分機緣，得遇姑爺，實我見畔岸之時，你豈能不發一點慈心，提我去？」倬然笑道：「你看我身四海，那有力量提出你去？」小鳳道：「我看你今日車馬僕從，意興勃勃，必不是不得意之時。總與姑爺無緣，見我目下這般行徑，尚然心如鐵石，絕無苦海慈航之意。況今日一會，後會難期了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將身子倒在倬然懷裡來。倬然見他那一種韻致，又非昔比，且見他嬌啼婉轉著實憐他，已有收他的意思，恐他知了真情，女人見識，高興起來走漏消息，故不與說明。此時也便攙住他，與他拭淚道：「你莫哭，且再商議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珍兒走來，問道：「老爺，店家問吃什麼飯？」倬然將眼一睜，珍兒便回過口來叫相公。小鳳是伶俐的，早已看破，便道：「我知你做了官了，你不要瞧著他，叫他改口叫相公。」倬然道：「做什麼官，他不過偶然叫錯。」小鳳道：「我也不管你做官不做官，只是坐在你身上，設法我去便了。且問你當初老爺被劫失印，問了軍去，你是個女婿，也該替他伸這冤，查出印來，訪出公子來才是！為何痛癢無關？」倬然道：「你這話也說來好笑，除非知道打劫的人，才伸得冤。彼時官府通行嚴緝，尚無影響，你叫我怎樣伸冤，怎樣查印，怎樣拿盜？」小鳳道：「要印也不難，要盜也不難，可憐我是個女子，見老爺家破人離，久抱不平。」

今日見你，正要說幾句知心的話，不想你反藏頭露尾，一味哄我。」倬然聽他說話有因，便攙定他問道：「你可知些緣故麼？」小鳳道：「要盜是容易，只是你說救我出去也無力量，豈有力量去拿盜！對你說也無益。」倬然笑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你且不可則聲，我中過進士，現任河南按院。因一路還有些事情，恐怕走漏消息，故爾如此，不是哄你。你且說打劫的是誰？」小鳳聽了，方才喜遂開顏，把積年愁恨，一齊散去。便將沈君章等人打劫的，一一說了，只消拿住他，可不是冤也伸了，印也有了，公子也有下落了？」倬然道：「你父親可知情的麼？」小鳳道：「想是知情的，如今死了，也罷了。」倬然道：「但不知那姓沈的果在河南否？」尚義道：「我知道盛二有個哥，在彰德府住，必然在那裡是真，只不知在那一縣。」倬然道：「既在河南，少不得要尋他。」小鳳道：「如今我的事怎樣商議？」倬然道：「這不難，只消如此如此便了。」小鳳大喜，說話之間，吃過早飯，又細敘前事。小鳳又問及尚義，倬然便將他說知救脫高唐之難，並自己改姓的緣由，細說一番。不覺天色已晚，小鳳道：「當初你假道學，辜負我一段深情，天幸今日遇於旅店之中。但我已屬敗柳殘花，不知還肯相納否？」倬然笑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！」晚飯畢收拾就寢。倬然雖是道學的人，卻也值少年久曠，小鳳又係遇了心上人，把十年的相思一齊發洩。這一夜的綢繆繾綣，嬌癡憐惜之狀，難以形容。直到雲收雨散之後，相抱而睡。一覺醒來，已是天明。起來梳洗畢，倬然即叫店家來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那媚娘實是我家的人，被人拐賣在此，幸而昨日遇著，意思要煩你去對他鴛兒說，願償原價取贖。若說成了，自有重謝。」店家道：「說我便替你去說，只恐他不捨這顆搖錢樹。況媚娘是本地有名的表子，相知不少，他鴛兒即使依了，眾人也未必依。」倬然道：「只煩你去一說，依不依再相議。」店家道：「使得！」應諾而去。去了一會，只見店門外，擁了一伙人進來，嚷道：「那裡來的流棍在此，冒認人口，叫他出來認認。」原來這些人是店家去說了，那鴛兒糾合來的罡棍。知道是過往的客人，可啖之物，一擁而入，先將小鳳拉出去，推上牲口打發去了。為頭兩個罡棍，把倬然數落道：「那裡走你這個不知死活的人來，你有幾個浪錢，在此賣弄，鬪喪子！睡了一夜，也就便宜了你。怎麼搗出這些鬼話來？那一個是你的家人！」就動手打過來。尚義攔住說道：「打不得的！」那人就把尚義一掌，回手又要打倬然，虧了從中一個老成些的人，見倬然一表非俗，不知來歷，恐打出禍來，和身勸了出去。眾人又吩咐店家，叫立刻打發媚娘昨夜的房錢，趕他起身。說罷，眾人洋洋得意而去。

評：

這回內敘超凡之死，省了無數閒話。若說如何報他，如何請他去，牽枝帶葉，反覺無味。須知如此脫卸，可見當初之遇出於無意之中。今日之死，而不復會，又出於意料之外。方知天壤間，事事由不得人算計！

又評：

小鳳與鍾生，如此分散，似乎大海萍蹤矣。至此處忽逢邂逅，以了宿緣，且獲盜伸冤，全在他身上，可知在第二回內，已先下種矣。